



读书节,关于读书的分享

本报记者 荏苒

关于读书的好处，有很多种说法，有说“人生识字读书始，一派书香做知己”，有说“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，读书可以；眼睛到不了的地方，读书可以”。是的，我们唯有长期浸淫于书乡，才能谈吐不凡、心思剔透。明日是读书节，记者走访三位读书爱好者，分享阅读的乐趣。

朱招宠的分享： 耕读传家 名人辈出

说起溪南朱氏，不得不提朱黼。这位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，师从永嘉学派大家陈傅良，著有《纪年备遗》（部分史论被编成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）。该书跨越数千年，对外夷侵华的历史以及朝代的兴衰更替都作了详尽描述，驳斥了当时朝廷主和派的悲观论调。朱黼从子朱元昇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中武举进士。其公余时间撰写的《三易备遗》十卷，对《易经》的渊源和发展进行剖析探讨，并在前人基础上作出创造性发挥。《纪年备遗》和《三易备遗》均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这样的事发生在南雁镇溪南村同一氏族，不能仅仅以巧合来解释。

自北宋年间国子监直讲朱克钦定居溪南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溪南朱氏出过3位武状元、8位文进士、11位武进士……如今的溪南朱氏在宠物行业做得风生水起。

朱氏后人朱招宠先生告诉记者，溪南朱氏年轻一辈中考上大学的很多，其中不乏博士生、研究生，他妹妹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上浙大、华东政法大学，他的女儿也刚刚考上纽约大学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的外甥从浙江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，回乡接手了家族企业。之所以有如今的溪南朱氏，用朱先生的话讲，就是不管时运如何，溪南朱氏的族人都在家风的耳濡目染下沉淀、成长。

溪南村地处偏远。上世纪60年代，村里连个正经的学校都没有，但村里学习氛围好，大家对于朱子家风的信仰是刻在骨子里的。“读书是起家之本。”这个认知来自朱先生的父亲。在过去，朱家生活条件刚够温饱，但朱老先生从未在买书一事上缺过孩子们的钱。从孩童时的小人书，到后来的文学、哲学类书籍，朱老先生用自己的方式默默为孩子们的成长倾尽所有。朱先生也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，从一名初中毕业生，到村书记，到党校中专生、大专生、本科生。

朱先生藏书上千册，其中有与他职业相关的企业管理类书籍，国学、儒学等书籍也在书架上占了很大的位置。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。”读书，或许一时之间不能有立竿见影的收效，但长久的积淀，必将迎来满载而归。



朱招宠 摄

郑小同的分享： 言传身教 厚积薄发



荏苒 摄

郑小同先生的家就在昆阳镇汇水河路。普通的套间被书籍占用了不少地方，书房、卧室、客厅的柜子里都摆满了书——政治、历史、文学……无一不备。每一本（套）书的买进，都是他新一段求知旅程的开始。

郑先生的阅读习惯大多是源于家庭的学习氛围。他的母亲是名小学教师，教书育人一辈子，对孩子们起到了言传身教、潜移默化的作用。郑先生的父亲小学没毕业便在南货店当了学徒，但他一有空便学着写写算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考入了银行。

郑老先生自学语法、财会知识的事一直激励着郑先生。郑先生说：“我父亲从未在学习上给我们压力，但他的读书习惯一直影响着我們。”过去他家房子不大，兄弟姐妹众多，经常在一个屋檐下学习。那时，他大哥随手画的画、写的字都能让他高兴许久。

他告诉记者：“‘文革’前，我父亲收藏了整整一书架的书。书里的世界是兄弟姐妹们最向往的地方。”说起藏书，他兴趣盎然。他最喜爱的藏书便是《辞源》《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》《诗韵平仄》。《辞源》是从他父亲手里传下来的。该书由上下册及一本续册、一本索引组成。厚厚的册子，宽十多厘米，长不到二十厘米。时间将这套《辞源》浸染成了陈旧的茶色。它如同一位老者，风尘仆仆，从旧时光里走来。《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》是他在1992年购买的。这套书在他学习、查阅历史的时候帮助很大。《诗韵平仄》的购买，则是他学习格律诗的开始。当时售价8元的一本小书，他花了200多元才到手。字帖、碑帖及印谱是他篆刻学习的必备。他说，别人出门旅游买纪念品，他喜欢以买书的方式，在自己去过的地方留下印记。他看过《红岩》等革命历史类小说，看过金庸等名家的武侠小说，看过《十面埋伏》等官场小说……现在，他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文学、史志类书籍。

郑小同先生对于晚辈的教育方式传承了自己的父母——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表率作用继续发挥着长处。他说：“我的女儿现在比我还爱买书、爱看书，有些书她都看好几遍。现在，我的书都是自己选好让她买。我的儿子、孙子也爱看书。我的孙子性子安静，别人出去玩都跑东跑西，他常常捧着一本书坐在一边看。”郑先生说，一个人不管年龄多大，所掌握的知识都是不够的，如今的知识不仅来源于纸质，网络上也有大量信息，只有不断充实自己，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。

谢秉光的分享： 开卷有益 其乐自得

在鳌江镇谢秉光先生的家里，并排放置的大书架上，里里外外都堆满了书。他的藏书约有1000本，涉及医学、文学、史学等，其中有医书200来册。

谈及医书，他兴致勃勃。他说，他的医书一是购买所得，二是来自其妻吴葆芳的娘家。说起其妻娘家，就不得不提吴永寿药店。该店店主吴寿祺（1883-1955）承父庭训，研医50年，颇著声誉。药店先是租赁在古鳌头十字街口，后搬到中埠。到其子吴贯卿主持药店时，吴克家（吴葆芳父）司药，药店有学徒多人，其中以章文亮（温州附一医中医科主任，1994年被评为温州市名中医）最为出色。吴贯卿一生饱读医书，结合临床实践写下多本医疗札记和民间单方。

谢秉光先生对医学的喜爱来自其父（曾长期从事中药业工作）及吴家的影响，更来自生活的经历。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里，面对数位亲友患病早逝，他立志掌握医药知识，积极参加赤脚医生培训，学习临床知识，又四处寻找医书，提升学识。从医学基础到内分泌科，到应用临床医学、药学，他读的医书越来越多。只要出差，他都要带上医书。只要到一个地方，他总不忘到书店淘书。凡报纸、杂志、电视上有用的医学知识，他都认真摘录。《医学正常值及临床意义速察手册》是20多年前他出差的时候买的。这本书是他花了6元买来的。过去化验单上没有正常值，指数高低没法参考。有了这本书后，亲戚、朋友经常让他帮忙看化验单。

谢先生最喜爱的书是《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》《常用药物新用途临床大全》《中医治疗疑难病130例纪实》。他说：“看了这些书后，我和医生的交流方便了很多，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还没看医生，心里就先有数了。”一次，他的家人脐悸（下腹部搏动不宁的一种症状）得愈，就是参考了书中方剂。又一次，家里幼儿腹痛。综合孩子便中见红等症状，结合之前孩子刚换过奶粉的情况，他认为不是普通肠炎，而是肠套叠。孩子被及时送医，确为肠套叠。该病症尽早治疗至关重要，幸好孩子就医及时，才能有惊无险。

如今，谢秉光先生已年逾古稀，但他追求知识的脚步仍未停止。他说，世事无常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金钱、名利稍纵即逝，唯有书籍，将人类的智慧一代代传承了下来。



谢秉光 摄

